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容齋四筆卷四至七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録監生臣曹錫爵

欽定四庫全書

容齋四筆卷四 十五則

宋 洪邁 撰

今日官冗

元豐中曽鞏判三班院（今侍右也）上疏言國朝景德墾田百七十萬頃官萬員皇祐二百二十五萬頃官二萬員治平四百三十萬頃官二萬四千員田日加辟官日加多而後之郊費視前一倍以三班三年之籍較之其入籍者幾七百人而死亡免退不能二百是年增歲溢未見

其止則用財之端入官之門當令有司講求其故使天下之人如治平而財之用官之數同景德以三十年之通可以餘十年之蓄矣是時海内全盛倉庫多有椿積猶有此懼慶元二年四月有朝臣奏對極言云曩在乾道間京朝官三四千員選人七八千員紹熙二年四選名籍尚左京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員尚右大使臣五千一百七十三員侍左選人一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員侍右小使臣一萬一千三百十五員合四選之數共二萬

三千五百十六員冗倍於國朝全盛之際近者四年之間京官未至增添外選人增至一萬三千六百七十員比紹熙增一千八百一員大使臣六千五百二十五員比紹熙增一千三百四十八員小使臣一萬八千七百五員比紹熙增七千四百員而今年科舉明年奏薦不在焉通無慮四萬三千員比四年之數增萬員矣可不為之寒心哉蓋連有覃霈慶典屢行而宗室推恩不以服派近遠為間斷特奏名三舉皆值異恩雖助教亦出官歸正人每州以數十百病在膏肓正使

俞跗扁鵲持上池良藥以救之亦無及已

欒城和張安道詩

張文定公在蜀一見蘇公父子即以國士許之熈寧中張守陳州南都辟子由慕府元豐初東坡謫齊安子由貶監筠酒税與張别張悽然不樂酌酒相命手寫一詩曰可憐萍梗飄蓬客自歎匏瓜老病身從此空齋掛塵榻不知重掃待何人後七年子由名還猶復見之於南都及元符末自龍川還許昌因姪叔黨出坡遺墨再讀

張所贈詩其薨已十年泣下不能已乃追和之曰少年便識成都尹中歲仍為幕下賔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已有斯人兩詩皆哀而不怨使人至今有感於斯文今世薄夫受人異恩轉眼若不相識況於一死一生拳拳如此忠厚之至殆可端拜也

和范杜蘇四公

晉相和凝以唐長興四年知貢舉取范質為第十三人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為重謂

之傳衣鉢蓋凝在梁貞明中居此級故以處質且云他日當如我後皆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當時以為榮凝壽止五十八質止五十四三朝史質本傳亦書之而新五代史和凝傳誤為第五以登科記考之而非也杜祁公罷相以太子少師致仕後以南郊免陪位恩連進至太子太師年八十而薨蘇子容初筮仕為南京判官杜公方里居告以平生出處本末曰子異日所至亦如老夫及蘇更踐中外名德殊與之相似集中有

謝杜公書正敘此事其罷相也亦以太子太師致仕進太保年八十二而薨昔賢謂貴人往往善相人以所閲多之故也此二者併官爵年壽皆前知異矣

外臺祕要

外臺祕要載制虎方云到山下先閉氣三十五息所在山神將虎來到吾前乃存吾肺中有白帝出收取虎兩目塞吾下部中乃吐肺氣上自通冠一山林之上於是良久又閉氣三十五息兩手捻都監目作三步步皆以

右足在前乃止祝曰李耳李耳圖汝非李耳邪汝盜黃帝之犬黃帝教我問汝云何畢便行一山虎不可得見若卒逢之者因正面立大張左手五指側之極勢跳手上下三度於跳中大喚咄曰虎北斗君使汝去虎即走予謂人卒逢虎蒐嵬驚怖竄伏之不暇豈能雍容步趨仗呪語七字而脫邪因讀此方聊書之以發一笑此書乃唐王珪之孫燾所作本傳云燾視母疾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討繹精明世寶焉盖不深考

也

六枳關

盤洲種枳六本以為藩蘺之限立小門名曰六枳關每為人問其所出倦於酬應今取馮衍顯志賦中語書於此行云捷六枳而為籬按東觀漢記作八枳逸周書小開篇云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國枳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

疆言上下相維遮為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予詳考之乃九枳也宋景文公賀宰相啓式維公枳葢用此云

王荆公上書并詩

王荆公議論高奇果於自用嘉祐初為度支判官上萬言書以為今天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壊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

目而固已合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閒亦少可用之材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敝明詔大臣為之以漸期為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為迂闊而熟爛者也當時富韓二公在相位讀之不樂知其得志必生事後安石當國其所

注措大抵背祖此書又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以惠貧嘗賦兼并詩一篇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已媮聖經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咍俗吏不知方掊克乃為才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司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其語絕不工迨其得政設青苗法以奪

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吕惠卿復作手實之法民遂大病其禍源於此詩蘇子由以為昔之詩病未有若此其酷也痛哉

左黄州表

唐肅宗時王璵以祠禱見寵驟得宰相帝嘗不豫璵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所至干託州縣賂遺狼籍時有一巫美而蠱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憸狡不法馳入黄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

門鎬不啓震怒破鎬入取巫斬廷下悉誅所從少年籍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璵不能詰帝亦不加罪震剛決如此而史不記其他事予讀元次山集有左黄州表一篇云乾元巳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為黄州刺史下車黄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忍棄之去後一歲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蓋此巫黄人也振在州三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黄人多去思故為作表予謂振

即震也為政宜民見於歌頌史官當特書之於循吏中而僅能不沒其實故為標顯於此己亥者乾元二年璵以元年五月自太常少卿拜中書相二年三月罷本紀及宰相表同而新史本傳以為三年自太常卿拜相明日罷失之矣乃承舊史之誤也

李郭詔書

唐代宗即位郭汾陽為近昵所搖懼禍之及表上自靈武河北至于絳州兩朝所貽詔書一千餘卷家傳載其

表語其多如是又讀韋端符所撰李衛公故物記云三原令座中有客曰李丞者衛公之胄藏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厚勞苦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暨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嫗令一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權文公視此詔常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新史載其事云靖五代孫彥芳太和中為鳳翔司録參軍以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天子悉留禁中又勑摹詔本還賜彥芳即二事觀

之唐世之所以眷禮名將相者綢繆熟復至此漢晉以來所不及也

兩道出師

國家用兵行師異道並出其勝敗功罪當隨其實而處之則賞信罰明人知勸戒漢武帝遣衛青霍去病伐匈奴去病以功益封又封部將四人為列侯而青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宣帝遣田廣明等五將軍擊匈奴又以常惠護烏孫兵共出五將皆無功而廣明及田

順以罪誅獨常惠奉使克獲封侯宋文帝伐魏雍州諸將柳元景等既拔弘農陜城戍潼關矣而上以東軍王元謨敗退皆名還其後元謨貶黜元景受賞紹興七年淮西大帥劉少師罷湖北岳少保以母憂去累辭起復之命朝廷以兵部尚書吕安老侍郎張淵道分使兩部已而正除宣撫遂掌其軍岳在九江憂兵柄一失不容再得亟兼程至鄂有旨復故任而名淵道爲樞密都承旨安老在廬遭變言者論罷張魏公淵道亦繼坐斥隆

興中北虜再動兵張公為督帥遣李顯忠邵宏淵攻符離失利而退一府皆貶秩是時汪莊敏以參知政事督視荆襄東西不相為謀乃亦坐譴古今不侔如此

杜韓用歇後語

杜韓二公作詩或用歇後語如悽其望呂葛仙烏仙花吾友于友于皆挺拔再接再礪乃僮僕誠自劇為爾惜居諸誰謂貽厥無基阯之類是已

唐明皇賜二相物

唐明皇以李林甫為右相顓付大政而左相牛仙客李適之陳希烈前後同列皆拱手備員林甫死楊國忠代之其寵遇愈甚天寶十三載上御躍龍殿門張樂宴羣臣賜右相絹一千五百疋綵羅三百疋綵綾五百疋而賜左相絹三百疋羅綾各五十而已其多寡不侔至於五倍如希烈庸才知上恩意安得不奴事之乎宜其甘心臣於禄山也

一百五日

今人謂寒食爲一百五者以其自冬至之後至清明歷節氣六凡爲一百七日而先兩日爲寒食故云他節皆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夜對月一篇江西宗派詩云一百五日足風雨三十六峰勞夢魂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之類是也吾州城北芝山寺爲禁煙遊賞之地寺僧欲建華嚴閣請予作勸緣䟽其末一聯云大善知識五十三永壯人天之仰寒食清明一百六昜來道俗之觀或問一百六所出應之曰元微之

連昌宮詞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宫樹緑是以用之

老杜寒山詩

老杜春日憶李白詩云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嘗有武弁議其失曰既是無敵又却似庾鮑或折之曰庾清新而不能俊逸鮑俊逸而不能清新太白兼之所以為無敵也今集別本一作無數殆好事者更之乎寒山子詩云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

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説人亦有言既似秋月碧潭乃以為無物堪比何也蓋其意謂若無二物比倫當如何説耳讀者當以是求之

礜石之毒

讀黄伯思東觀餘論内評王大令書一節曰静息帖云礜石深是可疑事兄憙患散輒發癰散者寒食散之類散中蓋用礜石是性極熱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劉表在荆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

其人在世服生礜石熱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看果墓礜石滿塋又今洛水冬月不氷古人謂之温洛下亦有礜石今取此石置甕水中水亦不氷又鸛伏卵以助煖氣其烈酷如此固不宜餌服子敬之語實然淮南子曰人食礜石死蠶食之而不饑予仲兄文安公鎮金陵因秋暑減食當塗醫湯三益教以服礜石圓已而飲啖日進遂加意服之越十月而毒作鼻衄血斗餘自是數數不止竟至精液皆竭迨於捐館偶見其語使人追痛因

書之以戒未來者

會合聯句

韻略上聲二腫字險窄予向作汪莊敏銘詩八十句唯蕭敏中讀之曰押盡一韻今考之猶有十字越用一董內韻其詞曰維天生材萬彙傾竦侯王將相曽是有種公家江東世繹耕壟桃谿之涘是播是穟孰手厥培蓺此主珙公羈未奮逸駕思駷沈酣春秋蹈迪周孔徑策名第稍辭渫冗橫經湘沅士敬如捧蓬萊方丈佩飾有

琫應龍天飛𥂀蔚雲滃千官在序摩厲從史吾惟片言
借箸泉湧正冠霜臺過者卞悚顏顏殿卮聲氣不動顯
仁東欑巫史呼洶昌言一下恩浹千家獯粥孔熾邊戎
毛氄婞愎當位左掣右壅公云當今沸渭混澒天威震
耀誰不憤踊遂遷中司西柄是董出關啓旆籌檄倥偬
業業荆襄將懦日拱投袂電赴如尊乃勇鄧唐蔡陳馳
捷系踵佛狸歸骴民恃不恐璽書賜朝百揆參揔亞勛
贊册國勢尊鞏督軍載西寄責冞重方規許洛事揆秦

隴符離罔功竒畫膠拳鈞樞建使宰席亢寵還臨西州
夾道歡擁有銜未卷病癖且尰曽不憖遺使我心憯湘
湖髙邱草木蔚翳維水容裔維山寵嵸矣其銘詩詞費
以冗柰何乎公萬禩毋聳若韓孟籍徹會合聯句三十
四韻除蝝蛹二字韻略不收外餘皆不出二腫中雄竒
激越如大川洪河不見涯涘非瑣瑣潢汙行潦之水所
可同語也其詩曰離别言無期會合意眔重病添兒女
戀老喪丈夫勇劒心知未死詩思猶孤聳愁去劇箭飛

誰來若泉涌析言多新貿攄抱無昔壅念難須勤追悔易勿輕踵吟巴山犖礐説楚波堆蘢馬辭虎豹怒舟出蛟鼉恐狂鯨時孤軒幽犺雜百種瘴衣常腥膩蠻器多踈冗剥苔吊斑林角飯餌沉塚忽爾銜遠命歸歟舞新寵鬼窟脱幽妖天居覿清拱京遊步方振謫夢意猶恟詩書誇舊知酒食接新奉嘉言寫清越瘉病失肬腫夏陰偶高庇宵魄接虛擁雪弦寂寂聽茗盌纖纖捧馳輝燭浮螢幽響泄潛蛬詩老獨何心江疾有餘尰我家本

灑穀有地介臯犖休跡憶沉冥峩冠𩠐𩠐闍𡨎升朝高巒

逸振物羣聽悚徒言濯幽泌誰與雜荒茸朝紳欝青緑

馬飾曜珪珙國讐未銷鑠我志蕩卭隴君才誠倜儻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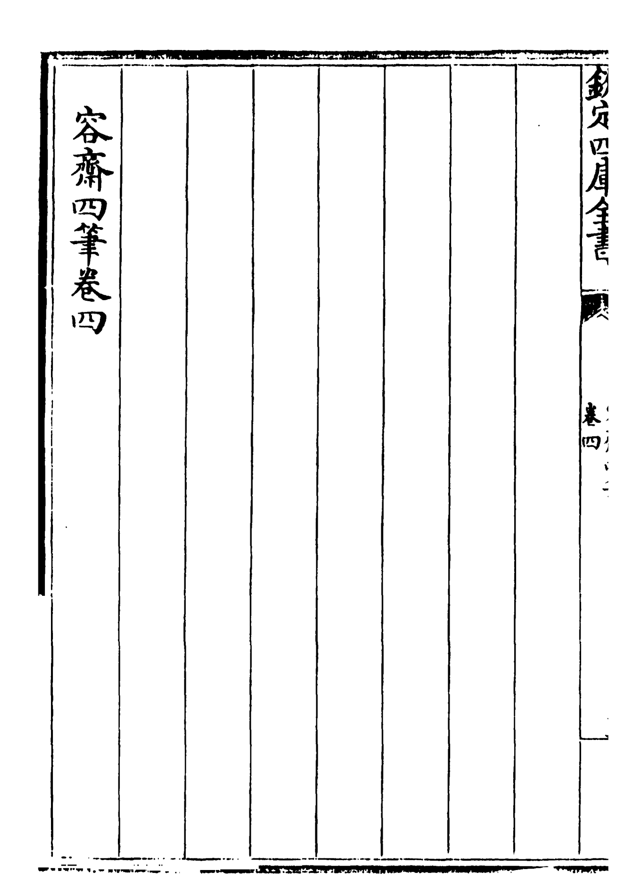
論方洶溶格言多彪蔚縣解無梏拳張生得淵源寒色

拔山冢堅如撞羣金眇若抽獨蛹伊余何所擬跛鼈詎

能踊塊然墮岳石飄兩胥巢毦龍旆垂天衢雲韶凝禁

甬君胡眠安然朝鼓聲洶洶其間或有纇句然衆手立

成理如是也



容齋四筆卷四

容齋四筆卷五 十四則

宋 洪邁 撰

土木偶人

趙德夫作金石録其䟦漢居攝墳壇二刻石云其一上谷府卿墳壇其一祝其卿墳壇曰墳壇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為壇以祀之兩漢時皆如此予案戰國策所載蘇秦謂孟嘗君曰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語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為人雨下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子東

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雨降水至流子而去矣所謂土木為偶人非像而何漢至寓龍寓車馬皆謂以木為之像其真形謂之兩漢未有則不可也

饒州風俗

嘉祐中吳孝宗子經者作餘干縣學記云古者江南不能與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後七閩二浙與江之西東冠帶詩書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於天下江南既為天下甲而饒人喜事又甲於江南蓋饒之為州壤土肥而

養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户羡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當寛平無事之際而天性好善為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文為咎為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為辱其美如此予觀今之饒民所謂家富户羡了非昔時而髙甍巨棟連阡亘陌者又背數十年來寓公所擅而好善者學亦不盡如吳記所言故録其語以寄一歎

禽畜菜茄色不同

禽畜菜茄之色所在不同如江浙間猪黑而羊白至江

廣吉州以西二者則反是蘇秀閒鵞皆白或有一班褐者則呼為鴈鵞頗異而畜之若吾鄉凡鵞皆鴈也小兒至取淅中白者飼養以為湖沼觀美淅西常茄皆皮紫其皮白者為水茄吾鄉常茄皮白而水茄則紫其異如是

伏龍肝

本草伏龍肝陶隱居云此竈中對釜月下黄土也以竈有神故呼為伏龍肝并以透隱為名爾雷公云凡使勿

悞用竈下土其伏龍肝是十年已來竈額内火氣積自結如赤色石中黄其形貌八稜予嘗見臨安醫官陳輿大夫言當以砌竈時納猪肝一具於土中俟其積久與土為一然後用之則稍與名相應比讀後漢書陰識傳云其先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注引雜五行書曰宜市買猪肝泥竈令婦孝然則輿之説亦有所本云廣濟歴亦有此説又列作竈忌日云伏龍在不可移作所謂伏龍者竈之神也

勇怯無常

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則戰怯則北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儵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此呂氏春秋決勝篇之語予愛而書之

趙德甫金石録

東武趙明誠德甫清憲丞相中子也著金石録三十篇

上自三代下訖五季凡鍾鼎彛槃匜尊爵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蹟見于石刻者皆是正偽謬去取褒貶凡為卷二千其妻易安李居士平生與之同志趙没後愍悼舊物之不存乃作後序極道遭罹變故本末今龍舒郡庫刻其書而此序不見取比獲見元槀於王順伯因為撮述大槩云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德甫在太學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

嚼後二年從官便有窮盡天下古文竒字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畫古竒器有持徐熈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信宿計無所得捲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鈆槧每獲一書即日勘校裝緝得名畫彝器亦摩玩舒卷摘指疵病盡一燭為率故紙札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則舉桮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

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副本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聞金犯京師盈箱溢篋戀戀悵悵知其必不為巳物建炎丁未奔太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畫之多幅者器之無款識者巳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尚十五車連艫渡淮江其青州故第所鎖十間屋期以明年具舟載之又化為煨燼巳酉歲六月德甫駐家池陽獨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别予意

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遥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弃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卷軸次古器獨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之徑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宫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金陷洪遂盡委弃所謂連艫渡江者又散為雲煙矣獨餘輕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説鹽鐵論石刻數十副軸鼎鼐十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卧内巋然獨存上江既不可往乃之台温

之衢之越之杭寄物於嵊縣庚戌春官軍收叛卒悉取
去入故李將軍家歸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七簏挈家
寓越城一夕為盜穴壁負五簏去盡為吳說運使賤價
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策數種忽閲此書如見故人
因憶德甫在東萊靜治堂裝褾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
作一帙日校二卷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
卷耳今手澤如新墓木已拱乃知有有必有無有聚必
有散亦理之常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

為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時紹興四年也易安年五十二矣自叙如此予讀其文而悲之為識於是書

韓文公薦士

唐世科舉之柄顓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為之助謂之通牓故其取人也畏於譏議多公而審亦有脅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胸中矣韓文公與祠部陸員外書云執事與

司貢士者相知識彼之所望於執事者至而無閒彼之
職在乎得人執事之職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
謂兩得矣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羣玉撫言作紓此四子者可以當首薦而極論期於成而後止可也
沈杞張苰科記又作宏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羣之
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
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所與及第者
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

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於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為美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案撫言云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傪員外通牓韓文公薦十人於傪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內皆捷以登科記考之貞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紓沈杞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貞元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韓

所薦者預其七元和元年崔邠下放李紳二年又放張後餘張宏皆與撫言合陸傪在貞元間時名最著韓公敬重之其行難一篇為傪作也曰陸先生之賢聞於天下是是而非非自越州名拜祠部京師之人造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于朝者吾取其與其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又送其刺歙州序曰君出刺歙州朝廷耆舊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齋咨涕洟咸以為不當去則傪之以人物為已任久矣其刺歙以十八

年二月權公放牓時既以去國而用其言不替其不負公議而采人望葢與陸宣公同韓公與書時方為四門博士居百寮底殊不以其薦為犯分故公作權公碑云典貢士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又云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踊相躡為宰相達官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梁肅及傪皆為後進領袖一時龍門惜其位不通顯也豈非汲引善士為當國者所忌乎韓

公又有荅劉正夫書云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荅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進名以是觀之韓之留意人士可見也

王勃文章

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正謂此耳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流指四子也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注謂王勃作游閣序又云中丞命為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亦為不淺矣勃之文今存者二十七卷云

呂覽引詩書

呂氏春秋有始覽諭大篇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又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

長可以生謀高誘注皆曰逸書也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魅物之恠異也予謂吕不韋作書時秦未有詩書之禁何因所引訛謬如此高誘注文恠異之說一何不典之甚邪又孝行覽亦引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今安得有此文亦與孝經不合又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注云周書周文公所作尤妄也又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為舜自作詩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為

子產荅叔向之詩不知是時國風雅頌何所定也甯戚飯牛歌髙誘全引碩鼠三章又為可笑

藍田丞壁記

韓退之作藍田縣丞廳壁記柳子厚作武功縣丞廳壁記二縣皆京兆屬城在唐為畿甸事體正同而韓文雄拔超峻光前絶後以柳視之殆猶碔砆之與美玉也莆田方崧卿得蜀本數處與今文小異其破崖岸而為文一句繼以丞廳故有記蜀本無而字考其語脉乃破崖

岸為文丞是句絶文丞者猶言文具備員而已語尤奇
崛若以丞字屬下句則既是丞廳記矣而又云丞廳故
有記雖初學爲文者不肯爾也此篇之外不復容後人
出手姪孫倬頃丞宣城後生頗有意斯道自作題名記
示予予曉之曰他文尚可隨力工拙下筆至如此記豈
宜犯不韙哉倬時已勒石深悔之近日亦見有為之者
吾家孫姪多京官調選再轉必為丞慮其復有效尤者
故書以戒之

錢武肅三改元

歐陽公五代史敘列國年譜云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旁采諸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耳王順伯收碑有臨安府石屋崇化寺尊勝幢云時天寶四年歲次辛未四月某日元帥府府庫使王某又明慶寺白傘蓋陀羅尼幢云吳越國女弟子吳氏十五娘建其發

願文序曰十五娘生忝覇朝貴彰國懿天寶五年太歲壬申月日題順伯考其歲年知非唐天寶而辛未乃梁開平五年其五月改乾化壬申乃二年梁以丁卯篡唐武肅是歲猶用唐天祐次年自建元也錢唐湖廣潤龍王廟碑云錢鏐貞明二年丙子正月建新功臣壇院碑封睦州墻下神廟勑皆貞明中登聖寺磨崖梁龍德元年歲次辛巳錢鏐建又有龍德三年上宮詩是歲梁亡九里松觀音尊勝幢寶大二年歲次乙酉建衢州司馬

墓誌云寶大二年八月歿順伯案乙酉乃唐莊宗同光三年其元年當在甲申蓋自壬申以後用梁紀元至後唐革命復自立正朔也又水月寺幢云寶正元年丙戌十月具位錢鏐建是年為明宗天成招賢寺幢云丁亥寶正二年又小昭慶金牛碼碯等九幢皆二年至五年所刻貢院前橋柱刻寶正六年歲在辛卯造然則寶大止二年而改寶正盡六年次年壬辰有天竺日觀庵經幢復稱長興三年八月用唐正朔其年三月武肅

堯方寢疾語其子元瓘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於是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然則有天寶寶大寶正三名歐陽公但知其一耳通鑑亦然自是歷晉漢周及本朝不復建元今猶有清泰天福開運會同乾祐廣順顯德石刻存者三四十種目未嘗稱帝也

係契丹年

黄庭換鵞

李太白詩云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黄庭換白鵞蓋用

王逸少事也前賢或議之曰逸少寫道德經道士舉鵝群以贈之元非黄庭以為太白之誤予謂太白眼髙四海衝口成章必不規規然旋撿閲晉史看逸少傳然後落筆正使誤以道德為黄庭於理正自無害議之過矣東坡雪堂既毁紹興初黄州一道士自捐錢粟再營建士人何頡斯舉作上梁文其一聯云前身化鶴曾陪赤壁之游故事换鵝無復黄庭之字乃用太白詩為出處可謂奇語案張彦遠法書要録載褚遂良右軍書目正

書有黃庭經云注六十行與山陰道士真蹟故在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云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有黃庭又徐季海古蹟記元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黃庭為第一皆不云有道德經則知乃晉傳誤也

宋桑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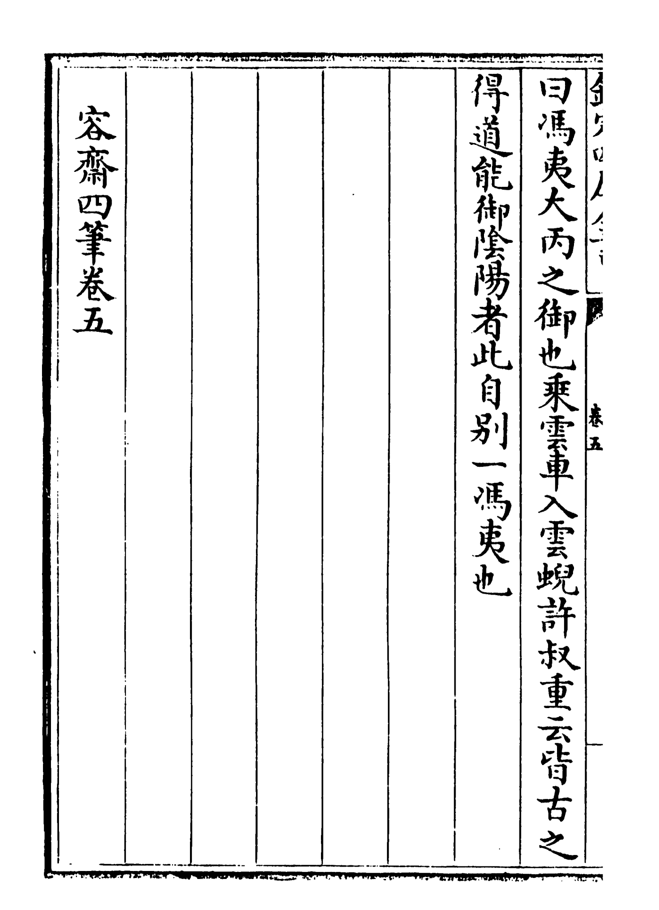
左傳宋公享晉侯於楚邱請以桑林注桑林者殷天子之樂名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予案呂氏春秋云

武王勝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高誘注曰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淮南子云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許叔重注曰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桑林二説不同杜預注左傳不曽引用豈非是時未見其書乎

馮夷姓字

張衡思玄賦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舟以濟予李善注文選引青令傳曰河伯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

是為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修裴氏新語謂為
馮夷莊子曰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子曰馮夷服夷
石而水仙後漢張衡傳注引聖賢冢墓記曰馮夷者弘
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為河伯又龍魚
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唐碑有河侯
新祠頌秦宗撰文曰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數說不同
然則不經之傳也蓋本於屈原遠遊篇所謂使湘靈鼓
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前此未有用者淮南子原道訓又



曰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許叔重云皆古之得道能御隂陽者此自别一馮夷也

容齋四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容齋四筆卷六十五則

宋 洪邁 撰

韓文公逸詩

唐五竇聯珠集載竇牟爲東都判官陪韓院長韋河南同尋劉師不遇分韻賦詩都官員外郎韓愈得尋字其語云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還隨躡鳧騎來訪馭雲襟院閉青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今諸本韓集皆不載近者莆田方崧卿考證訪曠甚至

猶取聯珠中竇庠酬退之登岳陽樓一大篇顧獨遺此何也

竇叔向詩不存

竇氏聯珠序云五竇之父叔向當代宗朝善五言詩名冠流輩時屬正懿皇后山陵上注意哀挽即時進三章内考首出傳諸人口有命婦羞蘋葉都人插柰花禁兵環素帟宮女哭寒雲之句可謂佳唱而畧無一首存於今荆公百家詩選亦無之是可惜也予嘗得故吳良嗣

家所抄唐詩僅有叔向六篇皆奇作念其不傳於世今悉録之夏夜宿表兄話舊云夜合花開香滿庭夜深微雨醉初醒遠書珍重何時達舊事凄凉不可聽去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明朝又是孤舟别愁見河橋酒幔青秋砧送包大夫云斷續長門夜清冷逆旅秋征夫應待信寒女不勝愁帶月飛城上因風散陌頭離居偏入聽況復送歸舟春日早朝應制云紫殿俯千官春松應合歡御爐香焰煖馳道玉聲寒乳燕翻珠綴祥

烏集露盤宮花一萬樹不敢舉頭看過檐石湖云曉發
魚門埭晴看檐石湖日銜高浪出天入四空無咫尺分
洲島纖毫指舳艫渺然從此去誰念客帆孤正懿挽歌
二首云二陵恭婦道六寢盛皇情禮遜生前貴恩追歿
後榮幼王親捧土愛女復連塋東望長如在誰云向玉
京後庭攀畫柳上陌咽清笳命婦羞蘋葉都人插柰花
壽宮星月異仙路往來賒縱有迎神術終悲隔絳紗第
三篇亡叔向字遺直仕至左拾遺出為溧水令唐書亦

稱其以詩自名云

用柰花事

賓叔向所用柰花事出晉史云成帝時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為之着服已而杜皇后崩其言遂驗紹興五年寧德皇后訃音從北庭來知徽州唐煇使休寧尉陳之茂撰疏文有語云十年罹難終弗返於蒼梧萬國銜冤徒盡簪於白柰是時正從徽廟蒙塵其對偶精確如此

王廖兒良

賈誼過秦論曰六國之士吴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漢書注家皆無所釋顔師古但音兒為五奚反廖為聊而已此八人者帶他兒良王廖不知其何國人獨吕氏春秋云老耼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列子貴虚陳駢貴齊楊朱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而注云王廖謀兵事貴先建䇲也兒良作兵謀貴後雖僅見二人之名然亦莫能

詳也廖良列於孔老之末而漢四種兵書有良權謀一篇又賈誼首稱甯越杜赫爲之謀漢書亦不注呂氏云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越中牟人也周威公師之又稱杜赫以安天下説周昭文君則越赫善謀可以槩見漫書之以補漢書之缺

徙木僨表

商鞅變秦法恐民不信乃募民徙三丈之木而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金乃下令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

於民夜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有人能僨表者仕之長大夫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僨表來謁吳起起仕之長大夫自是之後民信起之賞罰予謂鞅本魏人其徙木示信蓋以効起而起之事不傳

建武中元續書

隨筆所書建武中元一則文惠公作隸釋於蜀郡守何君閣道碑一篇中以為不然比得蜀士袁夢麒應祥漢

制叢録亦以紀志傳不同為惑而云近歲雅州滎經縣治之西有得蜀郡治道記於崖壁間者記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於是千載之疑渙然氷釋予覩何君閣道正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表君所言滎經崖壁之記蓋是此耳但以出於近歲恨不得質之文惠為之惻然

草駒聾蟲

今人謂野牧馬為草馬淮南子脩務訓曰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注云馬五尺以下

為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蓋今之所稱者是也下文曰形之於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注曰蟲喻無知也聾蟲之名甚奇

記李履中二事

崇寧中蔡京當國欲洗邢恕誣謗宗廟之罪既放抆用之又欲令立邊功以進身於是以為涇原經畧使遂謀用車戰法及造舟五百艘將直抵興靈以空夏國詔以

付熈河漕臣李復復長安人久居兵閒習熟戎事力上疏詆切之予頃書之於國史昶列傳中比得上饒所刋潏水集正復所為文得此兩奏歎其能以區區外官而排斥上相之客如此恨史傳為不詳盡乃録于此其乞罷造戰車疏云奉聖旨令本司製造戰車三百兩臣嘗覽載籍古者師行固嘗用車蓋兵不妄動征戰有禮不為詭遇多在平原廣野故車可以行今盡在極邊戎狄乘勢而來雖鷙鳥飛翥不如是之迅捷下寨駐軍各以

保險為利其往也車不及期居而保險車不能登歸則虜多襲逐爭先奔趍不暇回顧車安能收非若古昔於中國為用臣聞此議出於許彥圭彥圭因姚麟而獻說朝廷遂然之不知彥圭剽為輕妄唐之房琯嘗用車戰大敗於陳濤斜十萬義軍無有脫者纔邑平地且如此况今欲用於峻阪溝谷之閒乎又戰車比常車濶六七寸運不合轍牽拽不行昨來兵夫典賣衣物自賃牛具終日方進五七里遂致兵夫逃亡棄車於道大為諸路

之患今乞便行罷造如别路已有造者乞更不牽拽前來其乞罷造船奏云邢恕乞打造船五百隻於黄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内藏放有旨專委臣監督限一年了當契勘本路只有船匠一人須乞於荆江淮浙和雇又丁線物料亦非本路所出觀恕奏請實是兒戲且造船五百隻若自今工料並備亦須數年自蘭州駕放至會州約三百里北岸是敵境豈可容易會州之西小河醎水其濶不及一丈深止於一二尺豈能藏船黄河

過會州入常精山石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為六七道水淺灘磧不勝舟載一船所載不過五馬二十人雖到興州又何能為又不知幾月得至此聲若出必為夏國侮笑臣未敢便依旨揮擘畫恐虛費錢物終誤大事疏既上徽宗察其言忠遂罷二役復字履中為關內名儒官至中大夫集英殿脩撰李昭玘嘗贈詩云結交賴有紫顩翁鶴骨蕲蕲爛脩目五言長城屹千丈萬卷書樓聊一讀可

知其人矣

乾寧覆試進士

唐昭宗乾寧二年試進士刑部尚書崔凝下二十五人放牓後宣詔翰林學士陸扆祕書監馮渥入内各贈衣一副及氊被於武德殿前復試但放十五人自狀頭張貽範以下重落其六人許再入舉塲四人所試最下不許再入蘇楷其一也故挾此憾至於駮昭宗聖文之謚崔凝坐貶合州刺史是時國祚如贅疣悍鎮强藩請隧

問昂之不暇顧惓惓若此其再試也詩賦各兩篇內良
弓獻問賦以太宗問工人木心不正脉理皆邪若何道
理十七字皆取五聲字依輪次以雙周隔句為韻限三
百二十字成貽範等六人訖唐末不復綴榜盖是時不
糊名一黜之後主司不敢再收拾也有黄滔者是年及
第閩人也九世孫沃為吉州永豐宰刋其遺丈初試覆
試凡三賦皆在焉曲直不相入賦以題中曲直兩字為
韻釋云邪正殊途各有好惡終篇只押兩韻良弓獻問

賦取五聲字次第用各隨聲為賦格於是第一韻尾句云資國祚之崇崇上平聲也第二韻垂寶祚於緜緜下平聲也第三韻曾非唯唯上聲也第四韻露其言而粲粲去聲也而闕入聲一韻賦韻如是前所未有國將亡必多制亦云可笑矣信州永豐人王正白時再試中選郡守為改所居坊名曰進賢且減戸稅亦後來所無

臨海蟹圖

文登吕亢多識草木蟲魚守官台州臨海命工作蟹圖

凡十有二種一曰蝤蛑乃蠏之巨者兩螯大而有細毛如苔八足亦皆有微毛二曰撥棹子狀如蝤蛑螯足無毛後兩小足薄而微闊類人之所食者然亦頗異其大如升南人皆呼為蠏八月閒盛出人採之與人鬭其螯甚巨往往能害人三曰擁劒狀如蠏而色黄其一螯偏長三寸餘有光四曰彭蜞螯微毛足無毛以鹽藏而貨於市爾雅曰彭蠌小者蟧云小蠏也蠌音澤蟧音勞吴人呼為彭越搜神記言此物甞通人夢自稱長卿今臨

海人多以長卿呼之五曰竭朴大於彭蜎殻黒斑有文章螯正赤常以大螯障目小螯取食六曰沙狗似彭蜎壤沙為穴見人則走屈折易道不可得七曰望潮殻白色居則背坎外向潮欲來皆出坎舉螯如望不失常期八曰倚望亦大如彭蜎居常東西顧睨行不四五又舉兩螯以足起望惟入穴乃止九曰石硱大於常蟹八足殻通赤狀若鶩卵十曰蜂江如蟹兩螯足極小堅如石不可食十一曰蘆虎似彭蜞正赤不可食十二曰彭蜞

大於蝟小於常蠏呂君云此皆常所見者北人罕見故繪以為圖又海商言海中𪓟鼊島之東一島多蠏種名甚異有虎頭者有翅能飛者有能捕魚者有殼大兼尺者以非親見故不畫李履中得其一本為作記予家楚宦游二浙閩廣所識蠏屬多矣亦不悉與前說同而所謂黃甲白蠏蟳蠘諸種吕圖不載豈名謂或殊乎故紀其詳以示博雅者

東坡作碑銘

東坡祭張文定文云軾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韓公司馬温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并張公坡所自作此外趙康靖滕元發二誌乃代張公者故不列於五人之數眉州小集有元祐中奏稿云臣近凖敕差撰故同知樞密院事趙瞻神道碑并書者臣平生本不為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馬光行狀盖為光曾為臣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為范鎮撰墓誌盖為鎮與先臣某平生

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可固辭然終非本志況臣老病廢學文詞鄙陋不稱人子所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别擇能者特許辭免觀此一奏可卭公心而杭本奏議十五卷中不載

洗兒金錢

東駕都錢塘以來皇子在邸生男及女則戚里三衙浙漕京尹皆有餉獻隨即致答自金幣之外洗兒錢果動以十數合極其珍巧若揔而言之殆不可勝算莫知其

事例之所起劉原甫在嘉祐中因論無故疏决云在外羣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施此慶恐非王者之令典也又聞多作金銀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錢及鑄金銀為花果賜予臣下自宰相臺諫皆受此賜無益之費無名之賞殆無甚於此若欲夸示奢麗為世俗之觀則可矣非所以軌物訓儉也宰相臺諫以道德輔主奈何空受此賜曽無一言遂事不諫臣願深執恭儉以答上天之貺不宜行姑息之恩以損政體偉哉劉公之論

其勁切如此歐陽公銘墓畧而不書予為國史亦不知載於本傳比方讀其奏章故敬紀之韓偓金鑾密記云天復二年大駕在岐皇女生三日賜洗兒果子金銀錢銀葉坐子金銀鋌子予謂唐昭宗於是時尚復講此而在庭無一言蓋宮掖相承欲罷不能也

告命失故事

祖宗時知制誥六員故朝廷除授雖京官磨勘選人改秩奏薦門客恩科助教率皆命詞然有官列已崇而有

司不舉者多出時相之意劉原甫掌外制以任顓落職不降誥詞曾奏陳以為非故事得旨即施行之已而劉元瑜王琪降官直以勑牒劉又言非朝廷賞罰訓誥㳟重之意今觀劉集有太平州文學表嗣立改江州文學制云昔先王簡不帥教而不變者屏之裔土終身不齒若爾之行豈足顧哉然猶假以仕板徙之善郡不背之恩也勉思自新無重其咎未幾嗣立又徙洪州制云爾頃冒憲典遷之尋陽復以親嫌於法當避夫薄志節寡

廉恥者固不可使處有嫌之地葢徙豫章思自湔滌嗣立之事微矣乃費兩誥讀此命書可知其人漫書之以發一笑

扁字二義

扁音薄典切唐韻二義其一曰扁署門戶其一曰姓也此外無他說案鶡冠子云五家為伍十伍為里四里為扁扁為之長十扁為鄉其上為縣為郡其不奉上令者以告扁長葢如遂黨鄙保之稱諸書皆不載

娑羅樹

世俗多指言月中桂為娑羅樹不知所起案酉陽雜俎云巴陵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木隨伐而長外國僧見曰此娑羅也元嘉中出一花如蓮唐天寶初安西進娑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鎮拔汗那國有娑羅樹特為奇絶不比凡草不止惡禽近來得樹枝二百莖以進予比得楚州淮陰縣唐開元十一年海州刺史李邕所作娑羅樹碑云非中夏物土所宜有者娑娑十畝蔚映千人惡

禽翔而不集好鳥止而不巢深識者雖徘徊仰止而莫知冥植博物者雖沉吟稱引而莫辨嘉名隨所方面頗證靈應東瘁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嘗有三藏義淨還自西域齋戒瞻嘆於是邑宰張松質請邕述文建碑覩邕所言惡禽不集正與上說同又有松質一書荅邕云此土玉像爰及石龜一離淮陰百有餘載前後抗表尚不能稱賴公威德備聞所以還歸故里謹遣僧三人父老七人齋狀拜謝宣和中向子

諲過淮陰見此樹今有二本方廣丈餘蓋非故物蔣頴叔云玉像石龜不知今安在然則娑羅之異世間無别種也吳興芮燁國器有從沈丈伯乞娑羅樹碑古風一首云楚州淮陰娑羅樹霜露榮悴今何如能令草木死不朽當時為有北海書荒碑雨侵澁苔蘚尚想墨本傳東吳正賦此也歐陽公有定力院七葉木詩云伊洛多佳木娑羅舊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月宫生釦砌陰鋪靜虛堂子落聲亦此樹耳所謂七葉者未詳

容齋四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容齋四筆卷七 十四則

宋 洪邁 撰

天咫

黄魯直和王定國詩聞蘇子由病卧績溪云瀹祓瘴霧姿朝趨去天咫蜀士任淵注引天威不違顔咫尺予按國語楚靈築三城使子晳問范無宇無宇不可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韋昭曰咫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酉陽雜俎有天咫篇黄詩蓋用此徐師川喜王秀才見過

小酌翫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所見天咫庭户之間容光能幾菰蒲之中江湖之涘一碧萬頃長空千里正祖述黄所用云

縣尉為少仙

隨筆載縣尉為少公子後得晏幾道叔原一帖與通叟少公者正用此也杜詩有野望因過常少仙一篇所謂落盡髙天日幽人未遣回者蜀士注曰少仙應是言縣尉也縣尉謂之少府而梅福為尉有神仙之稱少仙二

字尤為清雅與今俗呼為仙尉不侔矣

杜詩用受覺二字

杜詩所用受覺二字皆絶奇今摭其受字云脩竹不受暑勿受外嫌猜莫受二毛侵監河受貸粟輕燕受風斜能事不受相促迫野航恰受兩三人一雙白魚不受釣雄姿未受伏櫪恩其覺字云已覺糟床注身覺省郎在自覺成老醜更覺松竹幽日覺死生忙最覺潤龍鱗喜覺都城動更覺老隨人每覺昇元輔覺而行步奔尚覺

王孫貴舍悽覺汝賢厨煙覺遠庖詩成覺有已已覺披
衣慣自覺洒須賒早覺仲容賢城池未覺喧無人覺來
往人才覺弟優直覺巫山暮重覺在天邉行遲更覺仙
深覺負平生秋覺追隨盡追隨不覺晚熊羆覺自肥自
覺坐能堅已覺良宵永更覺綵衣春已覺氣與嵩華敵
未覺千金滿高價梅花欲開不自覺胡來不覺潼關隘
自得隋珠覺夜明放筯未覺金盤空東歸貪路自覺難
更覺良工心獨苦始覺屏障生光輝不覺前賢畏後生

史情更覺滄洲遠我獨覺子神充實習池未覺風流盡用之雖多然每字命意不同又雜於千五百篇中學者讀之唯見其新工也若陳簡齋亦好用此二字未免頻復者盖只在數百篇内所以見其多如未受風作惡不受珠璣絡不受折簡呼不受人拍麾不受安危侵飽受今日閒却扇受景風語聞受遠響坐受世故驅庭栢不受寒可復受憂戚寧受此酸辛滔滔江受風坐受世褊迫清池不受暑平池受細雨窮村受春晚不受急景催

肯受元規塵了不受榮悴意閑不受榮與辱獨自人閑
不受寒枯木無枝不受寒天馬何妨冐受鞿來禽花髙
不受折不受陰晴與寒暑長林巨木受軒輊未覺懶相
先未覺壯心休未覺身淹留未覺墉陰遲未覺欠孟嘉
未覺有等倫未覺風來遲未覺經旬久欲往還覺非獨
覺賦詩難稍覺夜月添荪蒲覺風入未覺此計非髙處
覺眼新意定覺景多未覺徐娘老未覺有榮辱未覺饑
腸虛未覺平生與願違村空更覺水潺湲眼中微覺欠

扁舟居夷更覺中原好便覺杯觴耐薄寒墻頭花定覺風闌可謂多矣蓋善用其字自不知下筆所著也

西太一宫六言

楊栁鳴蜩緑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荆公題西太一宫六言首篇也今臨川刻本以楊栁為栁葉其意欲與荷花為切對而語句遂不佳此猶未足問至改三十六陂春水為三十六宫煙水則極可笑公本意以在京華中故想見江南等物何預於宫

禁哉不學者妄意塗竄殊為害也彼蓋以太一宮為禁廷離宮爾

由與猶同

新唐書藩鎮傳序云其人自視由羌狄然據字義由當為猶故吳縝作唐書音訓有糾謬一篇正指其失彼元不深究孟子也文惠公頃與予作唐書補過嘗駁其說予作文每用之輒為人所疑問今為詳載於此如以齊王由反手也由弓人而恥為弓王由足用為善是由惡

醉而強酒由已溺之由已飢之由射於百步之外見且由不得亟其義皆然蓋由與猶通用也

人焉廋哉

孔子論人之善惡始之曰視其所以繼之以觀其所由案其所安然後重言之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蓋以上之三語詳察之也而孟氏一斷以眸子其言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說者謂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胷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心之所發并此而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孔聖既以發之於前孟子知言之要續為之說故簡亮如此舊見王季明云太學士子嘗戲作一論其畧曰知人焉廋哉之義然後知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之義知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之義然後知人焉廋哉之義孔子所云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者詳言之也孟子所云人焉廋哉者畧

言之也孔子之所謂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即孟子之所謂人焉廋哉也孟子之所謂人焉廋哉即孔子之所謂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也繼又疊三語為一云夫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雖曰不向而其所以為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未始不同演而成數百字可資一笑亦幾於侮聖言矣

久而俱化

天生萬物久而與之俱化固其理焉無閑於有情無情

有知無知也予得雙鴈於衢人鄭伯膺純白色極馴擾可翫實之雲壑不遠飛翔未幾殞其一其一塊獨無儔因念白鵞正同色又性亦相類乃取一隻與同處始也兩下不相賓接見則東西分背雖一盆飼穀不肯並啜如是五日漸復相就踰旬之後怡然同群但形體有大小而色澤飛鳴則一久之鴈不自知其為鴈鵞不自知其為鵞究如同巢而生者與之俱化於是驗焉今人呼鵞為野鴈或稱家鴈其褐色者為鴈鵞鴈之最大者曰

天鶩唐太宗時吐蕃禄東贊上書以謂聖功遠被雖鴈飛于天無是之速鶩猶鴈也遂鑄金為鶩以獻盖二禽一種也

黄文江賦

晚唐士人作律賦多以古事為題寓悲傷之旨如吳融徐寅諸人是也黄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有明皇回駕經馬嵬坡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玉顔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

比翼不如於飛烏羽衛參差擁翠華而不發天顔愴恨覺紅袖以難留神仙表態忽零落以無歸雨露成波已沾濡而不及六馬歸秦却經過於此地九泉隔越幾悽惻於平生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綆以胡顔青銅有恨也從零落於秋風碧浪無情寧觧流傳於夜聲荒凉四面花朝而不見朱顔滴瀝千尋雨夜而空啼碧溜莫可追尋玉樹之歌聲邈矣最堪惆悵金瓶之咽處依然館娃宫云花顔縹緲欺樹裏

之春風銀焰熒煌却城頭之曉色恨留山鳥啼百草之
春紅愁寄壠雲鑠四天之暮碧遺堵塵空幾踐群遊之
鹿滄洲月在寧銷怒觸之濤陳皇后因賦復寵云已為
無雨之期空懸夢寐終自凌雲之製能致煙霄秋色云
空三楚之暮天樓中歷歷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悠白
日上昇云較美古今列子之乘風固劣論功晝夜姮娥
之奔月非優凡此數十聯皆研確有情致若夫格律之
卑則自當時體如此耳

沈季長進言

沈季長元豐中為崇政殿說書考開封進士既罷入見

神宗曰論不以智治國誰為此者對曰李定所為上曰

聞定意譏朕季長曰定事陛下有年頃者御史言定乃

人倫所棄陛下力排羣議而定始得為人如初繼又擢

用不次定雖懷利尚當知恩臣以此敢謂無譏陛下意

詩序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書曰小人怨汝詈

汝則皇自敬德陛下自視豈任智者不知何自嫌疑乃

信此為讖也上曰卿言甚善朕今已釋然矣卿長者乃喜為人辯謗對曰臣非為人辯謗乃為陛下辯謗耳他日上語及前代君臣因曰漢武帝學神仙不死之術卿曉其意否此乃貪生以固位耳故其晚年舉措謬戾禍貽骨肉幾覆宗社且人主固位其禍猶爾則為人臣而固位者其患亦何所不至故朕每患天下之士能輕爵祿者少李長曰士而輕爵祿為士言之則可為國言之則非福也人主有尊德樂道之志士皆以不得爵祿為

恥寧有輕爵禄者哉至於言違諫拂士有去志故以爵禄為輕上曰誠如卿言按季長雖嘗至脩起居注其後但終於庶僚史不立傳王和甫銘其墓載此兩論予在史院時未之見也其子銖為侍從恨不獲附見之故表出於是

繁遏渠

國語魯叔孫穆子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韋昭注曰繁遏渠肆夏之三也禮有九夏皆篇名

昭雖曉其義而不詳釋按周禮春官鍾師掌金奏以鍾鼓奏九夏鄭氏注引吕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又曰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禄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于謂此説亦近於鑿

替戾岡

坡公游鶴林招隱有岡字韻詩凡作七首最後云背城

借一吾何敢切勿樽前替戾岡小兒問三字所出按晉書佛圖澄傳澄能聽鈴音以知吉凶徃投石勒及劉曜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為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秃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秃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勒遂擒曜坡公正用此云

潞公平章重事

文潞公元豐六年以太師致仕時七十八歲矣後二年

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垂簾同聽政用司馬公為門下侍郎公奏乞召潞公置之百寮之首以鎮安四海后遣中使梁惟簡宣諭曰彥博名位已重又得人心今天子幼冲恐其有震主之威且於輔相中無處安排又已致仕難為復起公當時以新入不敢復言元祐元年三月公拜左僕射乃再上奏曰書曰人惟求舊盖以其歷年之多也彥博沉敏有謀畧知國家治體能斷大事自仁宗以來出將入相功効顯著天下所共知年踰八十精力

尚強臣初曾奏陳尋蒙宣諭竊惟彦博一書生爾年逼桑榆富貴已極夫復何求非有兵權死黨可畏懼也假使為相一旦欲罷之止煩召一學士授以詞頭白麻既出則一匹夫爾何難制之有震主之威防慮大過若依今官制用之為相以太師兼侍中行左僕射有何不可儻不欲以劇務煩老臣則凡常程文書只委右僕射以下簽書發遣惟事有難決者方就彦博咨稟自古致仕復起蓋非一人彦博今年八十一不過得其數年之力

願急用之臣但以門下侍郎助彥博恐亦時有小補今不以彥博首相而以臣處之是猶捨騏驥而策駑駘也竊爲朝廷惜之若以除臣左僕射難爲無故以他人易之則臣欲露表舉其自代奏入不許給事中范純仁亦勸乞名致留爲師臣未幾右僕射韓縝求去后始賜司馬公密詔欲除彥博兼侍中行右僕射事其合行恩禮令相度條具公以名體未正不敢居其上乞以左僕射自守右僕射詔曰使彥博居卿上非予所以待卿之意

卿更思之公執奏言臣為京官時彦博已為宰相令使彦博列位在下非所以正大倫也於是名赴闕既而御史中丞劉摯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覿俱上言彦博春秋高不可為三省長官司馬公又言若令以正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亦足以尊老成矣四月遂下制如公言詔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與執政商量事朝廷有大政令即與輔臣共議潞公此命可謂鄭重費力盖本不出於主意也然居位越五年屢謝病乃得

歸竟坐此貽絕聖之貶

考課之法廢

唐制尚書考功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課凡應考之官家具録當年功過行能本司及本州長官對衆讀議其優劣定為九等考第然後送省别勑定京官位望高者二人一校京官考一校外官考又定給事中中書舍人各一人一監京官考一監外官考郎中判京官考員外郎判外官考凡考課之法有四善二十七最一最以上

有四善為上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為上中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為上下其末至於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為下下外州則司録録事參軍主之各攄之以為黜陟國朝此法尚存慶歷皇祐中黄亞夫庶佐一府三州幕其集所載考詞十四篇黄司理者曰治犴獄歲在周矣論其罪棄市者五十四流若徒三百十有四杖百八十六皆得其情無有寃隱不伸非才也其孰能其考可書中舞陽尉者曰舞陽大約地廣宅盗往往櫜橐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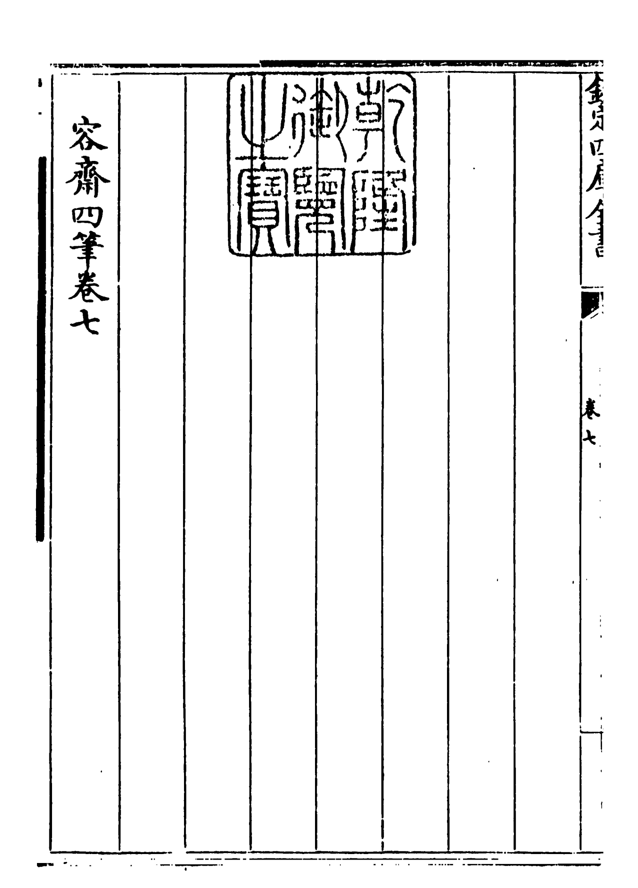
其間居一歲為竊與強者凡十一前件官捕得之其亡者一而已矣非才焉固不能可書中法曹劉昭遠者曰法者禮之防也其用之以當人情為得刻者為之則拘而少恩前件官以通經舉進士始掾於此若老於為法者每抱具獄必傅之經義然後處故無一不當其情其考可書中它皆類此不知其制廢於何時今但付之士按吏据定式書於印紙此者又令郡守定縣令臧否高下人亦不知所從出若使稍復舊貫似為得宜雖未必

人人盡公得實然思過半矣

小官受俸

沈存中筆談書國初時州縣之小官俸入至薄故有五貫九百六十俸省錢且作足錢用之語黄亞夫皇祐間自序其所為伐檀集云歷佐一府三州皆為從事踰十年郡之政巨細無不與大抵止於簿書獄訟而已其心之所存可以效於君補於國資於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見然月廪於官粟麥常兩斛錢常七千問其所為

乃一常人皆可不勉而能茲素餐昭昭矣遂以代檀名其集且識其愧予謂今之仕宦雖主簿尉蓋或七八倍於此然常有不足之歎若兩斛七千秖可禄一書吏小校耳豈非風俗日趨於浮靡人用日以汰物價日以滋致於不能贍足乎亞夫之立志如此真可重也山谷先生乃其子云



容齋四筆卷七